

緬甸果敢
戰亂

一周年

三之三：果敢篇

緬甸聯邦共和國撣邦果敢自治區首府老街市，毗鄰中國雲南省，既因博彩業發達，人流如織而被稱為「小澳門」；又因其以果敢族為主體民族，通行漢語、流通人民幣，而與僅距8公里的雲南南傘鎮有着萬千聯繫。距去年2月9日爆發衝突近一年後，老街局勢雖已趨於平靜，店舖重新開張、人氣重新聚集；但當地人反映，老街今非昔比，再現繁華尚需時日，租車司機和小販亦大喊生意難做。 ■文/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中國南傘、緬甸果敢報道



雙鳳塔是老街的標誌性建築之一。

A17

責任編輯：鄭慧欣

版面設計：崔竣明

2016年2月3日(星期三)

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

漢字是老街街頭使用最多的文字。

緬「小澳門」客流銳減 租車小販生意難做

復甦無期

正午時分，記者站在緬甸果敢老街街頭，目下緬中兩國文字為標識的臨街舖面，漢語較緬文更為顯目；店中營業員或操普通話、或操與南傘近似的漢語方言，購物一般以人民幣結算；記者以手機聯繫果敢的採訪對象，使用的仍為中國移動網絡，而對方的固定電話區號與雲南臨滄一樣，均為0883。如果不是街頭不時駛過的車輛懸掛「KK」開頭的黑色號牌，不時能見到與國內不同裝束的警察和軍人，記者真感不到自己置身國外！

賭客卻步 轉戰勐拉

之前曾聽說老街上人流量較大，行人熙來攘往，城市不大卻較為繁華。但記者明顯感到的是人煙稀少、街道空曠。記者的感覺得到了管小滿（化名）的證實，他稱，雖然老街的店舖大都已重新開張，但人流量還是遠遠不及開戰前。戰事尚未完全平息的果敢，讓昔日老賭客望而卻步，轉移陣地到緬甸的小勐拉等地。現在，老街周邊的零星槍炮聲偶爾仍會響起。「不能有命賺錢無命花啊！」管小滿說。

租車回溫 客量減半

張田（化名）從事由臨滄往返南傘的租車生意已多年，從未遇過最近一年來生意減半的情況。

南傘距臨滄280餘公里，由二級公路相連，車程在4小時左右。通常情況下，到果敢做生意、遊玩的客人，大多選擇乘坐航班至臨滄機場後，再租車前往南傘，繼而出境到達果敢老街。果敢開戰前，與張田一樣往返臨滄與南傘之間的租車川流不息。「一個月內往返20多趟都算少的，經常當天往返還忙不過來。」張田說。

然而，這樣的生意在去年果敢開戰後日漸降溫，甚至漸漸沒有生意，不少轉行當教車師傅，或轉到其他路線運營。最近幾個月，果敢局勢漸趨穩定，張田的租車生意漸漸回升，但生意最好的一個月，也僅能跑到10多趟，「與果敢開戰前相比，降了一半還不止」。

最讓張田難忘的，是戰事爆發後的幾天，每天由果敢逃出進境的人潮不斷，除果敢人外，還包括中國商人和遊客。那幾天張田小賺了一筆，因為逃命之際沒有誰計較車資，只想盡快回家。據說有一位由果敢往返南傘的司機賺錢不要命，白天冒險跑生意，晚上住在果敢難民營，有一天晚上難民營發生槍殺案，那位司機的眼睛被打瞎，緊急送到昆明後花了8萬多元才保住性命，現在仍回到老街跑租車生意。

空城歷險 驚恐難捱

戰事發生時，盧興強（化名）所在學校的學生和同事紛紛逃離果敢避難，盧老師選擇留下，由此開始經歷老街幾個月空城狀態。因為留下護校可以繼續發工資，甚至還有結束時的補助。

槍聲嚇人 不安難眠

但是很快，盧老師就後悔自己當初的決定，擔心在槍炮面前，再也沒有命花那還沒有發下的工資了。不時傳來的有人被槍殺、有店舖被燒的消息，讓他根本睡不着覺，每天都非常煎熬，每天都當成生命的最後一天。

戰時的果敢，基本是白天死一樣的寧靜，夜晚開始大戰，天微亮則停火。漸漸地，盧老師與同樣留下護校的陳老師習慣了夜晚在密集的槍炮聲中入睡，而沒有槍炮聲的夜晚又令人不安，兩人只好一起坐着

草木當煙 嚐遍百草

生活在老街的人們普遍用電炒鍋做飯，空城讓盧老師擔心斷電，特意清洗了可以放在火上烹煮的鍋具，砌了一個簡陋的地竈。令不知道戰事何時才會結束的盧老師略感踏實的是大米還有一些，「我對吃的要求不高，有米即可，菜品不論」。但因擾盧老師好幾天的問題是：沒有煙抽了。「我開始遍嚐百草，試圖去找類似煙葉味道的草木，用紙捲起來抽。」於是，盧老師知道了竹葉無味，豆角秧子抽了嘴麻。

蛆蟲遍街 荒草叢生

至3月18日，盧老師與陳老師第

安居樂業 眾所亟盼

雖然對戰前的果敢並沒有印象，但老街的現狀仍令記者感到不安。即使是白天，能看到的行人與之前所聞差別極大；而夜間街頭更是空無一人，路燈清冷孤寂，宛如空城。盧老師告訴記者，夜間無人敢出門。誰也不知道何時何地會發生什麼無法預測的事件，緊張、惶恐、不安的氣氛始終揮之不去，人們似乎隨時都準備逃離。

記者採訪期間，聽到不少人說起，發生在2009年8月8日的事件，前後動盪也只有3天左右；而去年發生的戰事持續時間之長，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。平息戰事、重歸和平，安居樂業、再現繁華，是生活在果敢的人們心照不宣卻又迫切一致的願望，但誰也不知道那一天何時到來。

期望停戰 重返老街

與張田有着同樣感覺的，還有李紹英。2009年，雲南保山人李紹英到老街做起了小吃生意，用三輪車載着米線、涼粉、泡雞麵等小吃，沿街叫賣。常常是走不出幾步，車上的小吃就賣出了一大半，經常忙到停不下來。「賭場裡的女服務員多，而我的小吃是小姑娘們最喜愛的。」李紹英對記者說。

去年2月9日果敢開戰當天，李紹英關了門，帶上自己賣小吃的家當，騎上電三輪返回南傘，在一間出租屋安頓下來，待果敢戰事稍平息再重操舊業。不同的是，雖然沒有了大戰事，但從未間斷的小摩擦，還是令李紹英不敢再回到老街，只能在距離老街還有六七公里的楊龍寨售賣。李紹英的出租房對門，就是果敢南天門，那裡是交戰兩軍爭奪的地域，有時火光映紅了天空、槍炮聲清晰可聞。「南天門大



仍有店舖尚未開門營業。



一輛貨車駛過大街。

戰的那幾天，窗玻璃震得嘩嘩響，簡直就是現場直播啊！」李紹英也養成了每天晚上觀察對門山上動靜的習慣，確認沒有發生衝突，次日才能按計劃備料。

本來以為不久即能返回老街，但希望一直落空，李紹英一邊備料、一邊喋喋不休：生意不好做了，遠遠不及在老街時的一半。當記者問及果敢戰事完全平息後，是否打算回去老街做生意時，李紹英的語氣十分堅定：「肯定要去！那裡生意好做。」

戰後重建 商機處處



行人從街上悠閒地走過。

郭先生告訴記者，他的兩位生意夥伴邀約他到果敢做工程，他打算春節後去看看，如果情況允許，就做幾項工程。

郭先生所說的工程，是果敢建房屋屋的建築工程。近幾年老街上規模悄然擴大，建造房屋工程不少；而因戰事損毀的建築，也需要修繕、重建。隨着果敢戰事逐漸平息，相信老街有不少工程可以做。最新的消息是，他的兩名生意夥伴已經到老街攬到了訂單，還有另一位朋友開起了建材批發店，「以前賣白菜的，也做起了建材生意」。

賭業帶旺 客流不息

「果敢以博彩業帶動了服務業。」郭先生告訴記者，博彩業的興旺，讓果敢聚集了不少人氣，也催生了服務業，奢華酒吧、高檔酒店、餐廳食肆林立，足浴城、按摩店摩肩接踵，接送客人的車輛川流不息；而果敢並無工業，工業品、日用品均由中國一方供應，通訊用的是中國移動、中國電信網絡，電話也是臨滄的區號，當地流通人民幣。這些因素疊加，如果恢復到戰事前的平靜和繁華，在果敢做生意不失為選擇之一。「關鍵是，在果敢做生意，都是現款現貨，少有拖欠款項的事情。」郭先生說。



街頭可見正在建造的房屋。

昔日繁華的雙鳳塔附近，並無多少車輛和行人。